

石窟美学与丝路往事

——王凯《千年一窟看云冈》北京首发分享会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千年一窟看云冈》分享会参加者合影

一场关于千年石窟的对话，将公元5世纪北魏平城的国际都会气象，重新带回到当代人的审美日常之中。近日，文博作家、丝路文化学者王凯携新书《千年一窟看云冈》在北京朝阳区大悦城中信书店举行首发分享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共读这部被读者称为“常读常新的经典”的石窟艺术通识读本。

一部“常读常新”的石窟之书

《千年一窟看云冈》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是王凯与摄影艺术家、今日美术馆影像中心创始人杨超历时多年打磨的精品力作。杨超自2003年起，历时3年，驻扎云冈，用哈苏相机进行地毯式记录，累计拍摄超清影像超过20万张，本书精选其中400张此前从未公开的高清大片，呈现云冈石窟鲜为人知的石窟之美。

在读者的眼中，“常读常新”是这部书的独特之处。曾多次带着《千年一窟看云冈》游云冈的北京市民王哲表示，《千年一窟看云冈》不是一部一次读完即可束之高阁的“死书”，而是

一部在不同时代、不同视角下不断生成新意的“活经典”。从梁思成、林徽因1933年的首次系统考察，到宿白先生提出“云冈模式”的学术奠基，再到如今数字化技术的深度介入，每一代人都能从云冈读出属于自己的篇章。

何以云冈：北魏佛国的政治与信仰

分享会以“北魏佛国、石窟美学与丝路往事”为主题，王凯首先回应了读者最核心的疑问：云冈石窟为何诞生于北魏平城？

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在“皇帝即当今如来”的理念推动下，动用国家力量开凿云冈石窟。早期“昙曜五窟”（第16—20窟）中的五尊主佛，对应的是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这不是普通的宗教造像，而是一场“用佛来建国”的政治工程——王权意志被直接刻进石头，政权合法性借由信仰获得神圣背书。

而这场浩大工程的起点，恰恰建立在“太武灭佛”的血色废墟之上。王凯在分享中详细梳理了这一因果链

条：北魏太武帝曾下令灭佛，寺院被毁、经像遭焚；文成帝即位后转而兴佛，以云冈石窟的恢弘造像为先帝“忏悔”，同时也为北魏王朝寻找新的精神支柱。这种从“最残酷的灭佛”到“最盛大的兴佛”的戏剧性转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历史叙事。

王凯特别提醒读者，读懂云冈需要理解它的“时间纵深”。云冈石窟的开凿持续了64年，分为三期：早期“昙曜五窟”雄浑简朴，体现皇家气象；中期华丽繁复，双窟并列与“二佛并坐”的母题折射出孝文帝与冯太后“二圣共治”的微妙政局；晚期窟龕转入民间开凿，以“秀骨清像”的风格预告了此后龙门石窟的审美转向。

丝路熔炉：文明交汇的石头证言

分享会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王凯对云冈石窟“丝路往事”的深度解读。云冈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大”，更在于其“杂”——一种文明交汇初期特有的“杂糅之美”。

公元5世纪的平城是一座真正的国际都市。北魏频繁的徙民政策将凉州、河西、中原的工匠汇聚于此，而丝绸之路则将健陀罗、秣菟罗乃至波斯的艺术风格源源不断输入。王凯指出，云冈造像上那种“双肩齐挺、胸部厚实”的健壮体态，带有明显的印度秣菟罗风格；衣纹的处理则可见健陀罗希腊化造像的影子；而龕楣上的装饰纹样又融入了波斯元素。这种多元来源的“不统一”，恰恰是云冈石窟区别于后世高度汉化的龙门石窟的关键特征——它记录的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进行时”，是各种文明尚未被彻底“驯化”之前的原生状态。

王凯以第12窟“音乐窟”为例：窟内雕刻的乐器中，竖箜篌、曲颈琵琶来自西域，箏、琴源于中原，羯鼓带有鲜卑特色。一支“编制齐全”的宫廷乐团，本身就是丝路文化交流的活态样本。

现场，有读者表示，走进第12窟，

仿佛置身于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吹拉弹唱的飞天众神各显其能；壁面上，手持各种乐器的伎乐天姿态多样。佛陀以“东道主”的身份端坐于主位，一派大国风范。周边环境着菩萨、护法、天王、力士，以及各种神瑞、花草、塔庙栏廊、亭台楼阁。这是一场五世纪的人间种种美好以弥勒净土的方式呈现的视觉盛宴。

从书页到纸间的“立体”云冈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分享会上，一位读者还拿着另一本云冈主题绘本读物。书名同样叫《千年一窟看云冈》。这是由云冈研究院崔晓霞编著、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国宝立体绘本。这部《千年一窟看云冈》采用3D立体剧场式设计的图书，以层叠纸艺和互动机关，让云冈石窟的庄严法相“跃然纸上”。

两种“千年一窟”同名不同体——一部是摄影与文字的学术审美之作，一部是手绘与纸艺的沉浸式绘本。这名读者说，这恰好诠释了“常读常新”的另一种维度：同一个文化主题，可以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持续生成新的文本、新的体验。“如果说王凯的书是让人‘读懂’云冈，那立体绘本就是让人‘触摸’云冈。”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王凯《千年一窟看云冈》“序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中说：“近年来我一直想系统推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艺术家重新发现云冈之美’。”分享会上，王凯说，他与杭侃未曾谋面，属于神交，他很感恩杭侃院长给予他的指导与帮助。

王凯是石窟文化探究的“拼命三郎”，分享会结束，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启“野战军特种兵式考察”，从北京到豫西，从豫北到西北，7天时间，行程3000多公里，考察博物馆14座，石窟5处，古建筑寺观10处，古碑铭4通，古墓葬16处，上自新石器，下至元明清。最后再回到他的家乡兰州，和这里的读者共读《千年一窟看云冈》，共品河西走廊上的丝路美学。

AI如何让云冈石窟“读”出新意

——腾讯探元计划考古赛道开放日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8月12日至13日，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与千年文明对话的深度实验，在云冈石窟的崖壁前展开。腾讯探元计划NextGen AI考古赛道开放日于此间举行。来自文博机构、高校院所、创新企业、孵化项目的7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成果展示、开放研讨与工作坊共创，旨在把AI的“算法逻辑”真正带进考古现场，在石佛的微笑与残片的裂隙中，验证技术对历史的回答能力。

这场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运营的赛道，正致力于推动AI技术与考古、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度融合。从云冈石窟到殷墟甲骨，从白鹤梁的水下题刻到景德镇的瓷片拼对，AI考古从散点工具向系统方法的演进趋势，在这里清晰可见。

真场景：在石窟现场校准技术坐标

8月12日上午，专家们走进云冈石窟第16—20窟“昙曜五窟”及第38、39窟实地调研。从雄浑简朴的皇家气象到“秀骨清像”的审美转型，考察团沿途细察造像形制与装饰结构，并不只是为了一场学术导览，而是在现场精准校准AI需要回答的考古学问题——哪些研究环节真正需要计算介入，哪些“痛点”是传统方法久攻不下的。

一个清晰的判断浮出水面：AI若不能回应真问题，再高的识别精度也只是空转。

昌吉州与云冈研究院举行合作交流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8月18日，新疆昌吉州与云冈研究院工作交流座谈会在该院一楼多功能会议室举行，并签署合作协议。昌吉州党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周智深，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出席会议。昌吉州文旅局、吉木萨尔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以及云冈研究院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议由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主持。

刘建勇对周智深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近年来，云冈研究院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原则，并推动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云冈学建设走深走实。昌吉州历史底蕴厚重，文化价值独特，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节点，特别是北庭故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与云冈石窟交相辉映，同为中华文明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期待双方以本次合作为契机，积极探索跨区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利用新路径，共同讲好中华丝

路文化故事，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周智深对云冈研究院给予昌吉州文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此次调研合作事项。他说，北庭故城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古代丝路多元文明交融发展的历史记忆。云冈研究院在文物本体保护、数字化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希望双方深化务实协作，推动北庭学、云冈学双向协同发展，

围绕丝绸之路石窟寺保护、土遗址修缮利用、历史文化研究阐释等领域加强交流互鉴，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与会人员还围绕文物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

随后，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了《北庭研究院与云冈研究院共同推进北庭故城遗址活化利用合作协议》。

“三星”闪耀 时空回响

“徐州汉画像石、三星堆与云冈石窟”展览亮相云冈美术馆



云冈美术馆展览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石刻不语，一眼千年。当汉画像石的深沉雄大、三星堆的奇伟瑰丽与云冈石窟的梵汉交融同处一室，三颗文明星辰在云冈石窟交相辉映。凿痕、范铸与刀笔，三种不同的艺术语言，共同诉说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阔诗篇。8月12日，“三星闪耀：徐州汉画像石、三星堆与云冈石窟的时空对话”展览在云冈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三星堆博物馆及云冈研究院共同主办。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拓片、复制品等各类展品30余件（套），以“汉石星河”“古蜀星芒”“云冈融光”三大篇章，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从石刻浮雕到青铜范铸，再到石窟开凿，展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多样性和中华文明的包容力。

第一单元围绕“图史垂教”“烟火百态”“万象祥瑞”三个部分，集中展出徐州汉画像石原石3件、复制品7件、拓片9件，涵盖历史故事、世俗生活、祥瑞神异三大主题。从“泗水捞鼎”的历史典故，到庖厨宴饮、冲狭杂技的市井百态，再到骑象人物、羽人升仙的丝路印记，全景还原汉代社会风貌。鲁迅先生盛赞“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展览同步梳理了阴线刻、弧面浅浮雕、高浮雕等汉代石刻技法，解码“以刀代笔”的艺术密码。

第二单元展示“范铸遗珍”“锤金焕彩”两个部分，展出戴回纹冠青铜人头像、青铜神兽、骑兽顶尊人像、鸟

足神像等8件（套）文物（复制件）。解读了三星堆青铜铸造的“芯骨——条形芯撑联用技术”、金器锤鍍、镌刻工艺，其中“芯骨——条形芯撑联用技术”是三星堆在商代晚期形成的以分铸为核心，兼用浑铸、锻造的创新铸造技术体系中的关键技术，能有效解决细长、弯曲器物的成型难题，是铸造青铜神树这类器物的核心工艺，体现了古蜀文明的技术本土化特征，展现了长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的独特魅力。

第三单元“云冈融光”，围绕雕饰奇伟、梵汉交融、华风蔚然三大层次展开叙事，充分展现了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演进历程。石窟造像早期浑厚雄健的西域梵相，伴随北魏汉化改革不断推进，逐步转变为“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中原审美样貌，完成了造像艺术本土化的转型。本单元展出北魏立佛像、菩萨头像、千佛像、合十双手、龙头像等多件院藏文物，展现出北魏高超精湛的造像工艺水平。

云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雕塑是全人类共通的造型语言。梁思成先生称“艺术之始，雕塑为先”，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则将其定义为“具有实体的造型艺术之总称”。本次展览将徐州汉代画像石、三星堆青铜雕塑与云冈石窟高浮雕造像置于同一框架下呈现——它们既是凝固的艺术，更是流动的文明。希望通过“三星闪耀”展，让观众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实体造型艺术的发展脉络。

《遇见云冈》

云冈第3窟：窟未竟 史来补

本报记者 赵小霞

云冈的佛不说话。但第3窟用梁孔说“我曾想被屋顶盖住”，用凹室说“我容得下未完”，院史馆用旧照片说“我记得谁替你挡过雨”。暑假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跟随《遇见云冈》栏目镜头，推开了院史馆的门。原来云冈有两座“第3窟”：一座曾在砂岩上，一座收在档案里。

展板上，1993年第3窟窟前掘开土层的记录赫然在目——此处遗址后来进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北魏的停工线、唐代的续凿痕、辽金的补石迹，还有明窗下沿那圈没刨平的岩带，层层叠出。于是它成了云冈最特殊的标本。而院史馆要做的事，就是把石头的命，写成人的史。

第3窟是云冈东部窟群最西端的一扇巨门，也是全窟群最大的洞窟，人称“灵岩寺洞”。立壁高25米，面阔50米，崖檐上一排12个长方形梁孔横亘，像天空留给木阁的12枚齿痕——当年那座面阔11开间的佛阁，早已随辽金风雨坍成尘土，只剩石头像它记着“曾有人想在这里立起一片屋顶”。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第3窟本要凿成一座大型塔庙窟。双塔的雏形、前室门窗、后部窟形都已斩出，却终因王权南移，斧凿声戛然而止。后人站在凹字形后室里，看见北壁一佛二菩萨——阿弥陀佛倚坐十米，观音、势至侍立两侧，面庞圆润，衣纹流转。学界多信这是唐初在北魏未竟的岩壁里续刀而成，也有人说隋、说辽，众说如武州川的浪，拍在砂岩上各自退去。一座窟，没写完，却被时间续写了七百年。

沿礼佛大道往南，回看云冈院史馆，不过数百步。发现云冈、认识云冈、保护云冈、创新云冈、名人翰墨——五个展区，近200幅旧照，220余件实物，多数记录的是历史性时刻。馆里不供佛，只供“人如何接住佛”。大

家能看见1952年“大同市古迹保养所”的印章，看见此后一次次更名背后的机构嬗变……玻璃柜里摆着一只1974年的帆布手套，指节处磨得透亮——那是“三年保护工程”时，人拿手替石头挡风化的第一层皮。这些都印证了“石窟之不朽，赖有人焉”。

站在第3窟内，抬头看明窗下沿，那圈没刨平的岩带像被刀突然抽走——北魏匠人最后一斧下去的地方，石屑该往哪边飞，至今停在空气里。

第3窟的“未完成”，恰恰是院史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北魏停了斧、唐代续了刀、辽金补了窟、民国丢了像、新中国捡回碎片，才需要有一群人把每一次“停”与“续”收进档案，让石头不再是哑谜，成为“开凿程序的证据”。院史馆里那张1993年第3窟考古发掘的照片，就是两座房子最直白的握手：考古铲替北魏匠人量完了没刨平的岩带，也替唐辽金匠人认领了没署名的菩萨。

走在石窟群前，夕照打在礼佛大道上，第3窟的崖壁“金”了一半，院史馆的窗子也“金”了一半。像是同时遇见了两个云冈：一个凿在砂岩里，等时间；一个写在纸与档案里，等人懂。认识云冈，不是认识一堆佛像，是认识一种文明如何与中断相处——斧声停了，就有人续；石头默了，就有人译；窟未竟，史来补。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体视频号看更多精彩视频